

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

唐憲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許棲岩 韋善俊

唐憲宗皇帝

唐憲宗好神仙不死之術。元和五年，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國回，云：於海中泊山島間，忽聞雞犬鳴吠，似有煙火。遂乘月閒步，約及一二里，則見花木樓台殿閣，金戶銀關。其中有數公子，戴章甫冠，衣紫霞衣。吟嘯自若。惟則如其異，遂請謁。公子曰：「汝何所從來？」惟則具言其故。公子曰：「唐皇帝乃吾友也。當汝旋去。願為傳語。」俄而命一青衣，捧出金龜印，以授惟則，乃置之於寶匣。復謂惟則曰：「致意皇帝。」惟則遂持之還舟中，回顧舊路，悉無蹤跡。金龜印長五寸，上負黃金玉印，面方一寸八分，其篆曰：「鳳芝龍木，受命無疆」。惟則至京師，即具以事上進。憲宗曰：「朕前生豈非仙人乎？」乃覽金龜印，歎異良久，但不能諭其文耳。因緘以紫泥玉鎖，置於帳內。其後往往見五色光，可長丈餘。是月，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，苑如龍鳳。憲宗因歎曰：「鳳芝龍木，寧非此兆乎。」時又有處士伊祁玄解，縝發童顏，氣息香潔。常乘一黃牝馬，才三尺高，不啗芻粟，但飲醇酎，不施韁轡，惟以青氈籍其背。常遊歷青兗間。若與人款曲，話千百年事，皆如日擊。帝知其異人，遂令官詔入宮內，館於九華之室，設紫芝之席，飲龍膏之酒。紫芝席類芝葉，光軟香靜，夏涼冬溫。龍膏酒黑如純漆，飲之令人神爽。此本鳥弋山離國所獻也。鳥弋山離國，已見班固《西京傳》也。帝每日親自訪問，頗加敬仰。而玄解魯樸，未嘗聞人臣禮。帝因問之曰：「先生春秋高而顏色不老，何也？」玄解曰：「臣家於海上，種靈草食之，故得然也。」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，為帝種於殿前。一曰雙麟芝，二曰六合葵，三曰萬根藤。雙麟芝色褐，一莖兩穗，穗形如麟，頭尾悉具，其中有子，如瑟瑟焉。六合葵色紅，而葉類於茂葵，始生六莖，其上合為一株，共生十二葉，內出二十四花，花如桃花，而一朵千葉，一葉六影，其成實如相思子。萬根藤子，一子而生萬根，枝葉皆碧，鉤連盤屈，蔭一■。其狀類芍藥，而蕊色殷紅，細如絲髮，可長五六寸。一朵之內，不啻千葉，亦謂之絳心藤。靈草既成，人乃莫見。而玄解請帝自彩餌之，頗覺神驗，由是益加禮重焉。遇西域有進美玉者，一圓一方，徑各五寸，光彩凝冷，可鑿毛髮。時玄解方座於帝前，熟視之曰：「此一龍玉也，一虎玉也。」驚而問曰：「何謂龍虎玉也？」玄解曰：「圓者龍也，生於水中，為龍所寶，若投之於水，必有霓虹出焉。方者虎也，生於岩谷，為虎所寶，若以虎毛拂之，紫光迸逸，而百獸懾服。」帝異其言，遂令嘗之。各如所說。詢得玉之由。使人曰：「一自漁者得，一自獵者獲。」帝因命取龍虎二玉，以錦囊盛之於內府。玄解將還東海，亟請於帝。未許之。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，絲繪華麗，間以珠玉。帝元日與玄解觀之，帝指蓬萊曰：「若非上仙，朕無由得及是境。」玄解笑曰：「三島咫尺，誰曰難及？臣雖無能，試為陛下下一遊，以探物象妍醜。」即躡體於空中，漸覺微小，俄而入千金銀闕內左側，連聲呼之，竟不復有所見。帝追思歎恨，近成羸疹。因號其山為藏真島。每詰旦，於島前焚鳳腦香，以崇禮敬。後旬日，青州奏云：「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。」

李球

李球者，燕人也。寶曆二年，與其友劉生游五台山。山有風穴，遊人稍或喧呼，及投物擊觸，即大風震發，揭屋拔木，必為物害。故登山之時，互相戒敕不敢觸。球至穴口，戲投巨石於穴中。良久，石聲方絕，果有奔風迅發，有一木如柱，隨風飛出。球性軒悍，無所顧忌，遂力扳其木，卻墜入穴中。球為木所載，亦不得出。良久至地，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，引球入洞中齋內，見二道士弈棋。道士見球喜，問球所修之道。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，默然無以為對。二仙責引者曰：「吾至道之要，當授有骨相之士，習道之人；汝何妄引凡庸，入吾仙府耶？速引去之。」因以一杯水遺令飲，謂之曰：「汝雖凡流，得睹吾洞府，踐吾真境，將亦有少道分矣；所恨素不習道，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。但去，苟有希生之心，出世之志，他日可復來也。飲此神漿，亦延年壽矣。」球飲水拜謝訖，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，示以別路曰：「此山道家紫府洞也。五峰之上，皆籍四海奇寶以鎮峰頂。亦如茅山洞，鎮以安息金墉城之寶。春山雜玉，環水香瓊，以固上真之宅。此山東峰有離岳火球，西峰有麗農瑤室，南峰有洞光珠樹，北峰有玉潤瓊芝，中峰有自明之金、環光之壁。每積陰將散，久暑將雨，即眾寶交光，照灼岩嶺。春曉秋旦。則九色之氣屬天，光輝爍乎雲表。天帝命韓司少卿、東方君與紫府先生，統六年仙寮神王力士，以鎮於此，故謂神仙之府也。洞有三門，一徑西通崑崙，一徑出此岩之下，一向來風穴，是洞之端門也。皆有龍蛇守之。先生有敕曰：『有巨石投於洞門，中吾柱者，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，受事於此。』即使我引進。我亦久遠學道，當證仙品；而積功之外，口業不除，以宿功所蔭，得守此洞穴之口。後三百年，亦當超升矣。以口業之故，假此形耳。我守先生之命，適門投石中柱，依教引子，誠不知子戲投石耳。然數百年來，投石者少，亦未嘗中柱。神仙之宮，不易一至，子亦將有所得於玄妙之津矣。此有北岩之徑，可使子得速還人間。」因衣帶解藥三丸，貫一槁枝之末，謂球曰：「路側如見異物，以藥指之不為害；此藥食之，可以無病。」球持此藥，行於洞中黑處，藥有光如火。數有巨蛇，張口向球，以藥指之，伏不敢動。因出洞門，門外古樹半朽，洞欲堙塞。球摧壞土朽樹，久方得出，已在寺門之外矣。先是，劉生既失球，子方執誣劉生，疑害其父，欲訟於官。寺有大齋，未得便去。既見球還，眾皆忻喜。具話所見之異。因以三丸藥，與劉及子各餌一丸。乾符中，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年，別時球年六十，須已垂白，於河東見球，年九十餘，容狀如三十許人。話所遇之事，云：「服藥至今，老而復壯，性不食。」其子亦如三十歲許，銳志修道。與其子入王屋山去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宋玄白

宋玄白，不知何許人也，為道士。身長七尺餘，眉目如畫，端美肥白，且秀麗，人見皆愛之。有道術，多游名山，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，復遊括蒼仙都。辟穀服氣，然嗜酒，或食彘肉五斤。以蒜韭一盆，手撮肉吃畢，即飲酒二斗，用一白梅。人有求得其一蒜食之者，言不作蒜氣，味有加異，有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。人間得蒜食者頗多，而畢身無病，壽皆八九十。玄白到處，住則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，行則舍之。人皆以為有老彭補腦還元之術。又游越州，適大旱，方暴炷祭龍以祈雨，涉旬，亢陽愈甚。玄白見之，以為凡所降雨，須俟天命，非上奏無以致之。遂於所止玄真觀，焚香上祝。經夕大澍，雨告足，越人極神異之。復南遊到撫州，又逢天旱祈禱，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，州人請之。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。刺史韋德鄰。怪其貯婦女復釘城神，此類狂也，將加責辱。健步輩欲向之，手腳皆不能動，悉自仆倒，枷杖亦自摧折。玄白笑謂德鄰曰：「使君乾忤劉根，欲見誅罰也。」德鄰大懼，遂請玄白。玄白笑曰：「使君乾忤劉根，欲見誅罰也。」德鄰大懼，遂請玄白。玄白笑曰：「使君乾忤劉根，欲見誅罰也。」

兩，禮而遣之。其靈術屢施，不可備錄。後之南城縣，白日上升而去。（出《續神仙傳》）

許棲岩

許棲岩，岐陽人也。舉進士，習業於昊天觀。每晨夕，必瞻仰真像，朝祝靈仙，以希長生之福。時南康韋皋太尉鎮蜀，延接賓客，遠近慕義，游蜀者甚多。岩將為入蜀之計，欲市一馬而力不甚豐，自入西市訪之。有蕃人牽一馬，瘦削而價不高，因市之而歸。以其將遠涉道途，日加芻秣，而肌膚益削，疑其不達前所。試詣卜肆筮之，得乾卦九五，道流曰：「此龍馬也，宜善寶之。」泊登蜀道危棧，棲岩與馬，俱墜崖下，積葉承之，幸無所損。仰不見頂，四面路絕。計無所出，乃解鞍去衛，任馬所往。於槁葉中得粟如拳，棲岩食之，亦不饑矣。尋其崖下，見一洞穴，行而乘之，或下或高，約十餘里，忽爾及平川。花木秀異，池沼澄澈。有一道士臥於石上，二女侍之。岩進而求見，問二玉女，雲是太乙真君。岩即以行止告玉女。玉女憐之。白於真君。曰：「爾於人世。亦好道乎？」曰：「讀《莊》《老》《黃庭》而已。」曰：「三景之中，得何句也。」答曰：《老子》云：「其精甚真。」《莊子》云：「息之以踵。」《黃庭》云：「但思以卻壽無窮。」笑曰：「去道近矣，可教也。」命坐，酌小杯以飲之曰：「此石髓也，嵇康不能得近，爾得之矣。」乃邀入別室。有道士，雲是穎陽尊師，為真君布算，言今夕當東遊十萬里。岩熟視之，乃卜馬道士也。是夕，岩與穎陽從太乙君登東海西龍山石橋之上，以赴群真之會。座內仙容有東黃君，見棲岩喜曰：「許長史孫也，有仙相矣。」及明，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，居半月，思家求還。太乙曰：「汝飲石髓，已壽千歲，無輸泄，無荒淫，復此來再相見也。」以所乘馬送之。將行，謂曰：「此馬吾洞中龍也，以作怒傷稼，謫其負荷。子有仙骨，故得值之；不然，此太白洞天，瑤華上宮，何由而至也？到人間，放之渭曲，任其所適，勿復留之。既別，逡巡已達虢縣，則無復故居矣。問鄉人，年代已六十年。出洞時，二玉女托買虢縣田婆針。乃市之，杖繫馬鞍上，解鞍放之，任龍而去。棲岩幼在鄉里，已見田婆，至此惟田婆容狀如舊，蓋亦仙人也。棲岩大中末年，復入太白山去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韋善俊

韋善俊者，京兆杜陵人也。訪道週遊，遍尋名岳。遇神仙，授三皇檄召之文，得神化之道。或靜棲林野，或醉臥道途。常攜一犬，號之曰烏龍。所至之處，必分已食以飼之。太復病疥，毛盡禿落，無不嫌惡之。其兄為僧，久居嵩寺，最為長老。善俊將欲昇天，忽謂人曰：「我有少債未償耳。」遂入山見兄。眾僧以師長之弟，多年忽歸，彌加敬奉。每升堂齋食，即牽犬於其側，分食與之。眾既惡之，白於長老。長老怒，召而責之，笞擊十數，遣出寺。善俊禮謝曰：「某宿債已還，此去不復來矣。」更乞一浴，然後乃去。許之。及浴移時，牽犬而去。犬已長六七尺，行至殿前，犬化為龍，長數十丈，善俊乘龍昇天。拿其殿角，蹤跡猶在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